

## 茅盾小传

**编者按：**《茅盾小传》是沈雁冰同志一九三六年初应史沫特莱之请而写的。当时史沫特莱打算请人把《子夜》译成英文介绍给美国读者，要求沈老写篇作者小传。沈老用第三人称写了这篇小传。后来出版英译本的计划未能实现，这篇小传就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现韦韬同志应本刊要求，同意把沈老这篇比较详细的小传在本刊上发表，介绍给广大读者。小传是根据沈老的手稿照排的。《茅盾小传》的标题系本刊所加。



茅盾是笔名。他的真姓名是沈（姓）雁冰（名）。他是一八九六年七月生的。浙江人。他的祖先，本为农民；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始在乡镇上为小商人；“太平天国”的战事蔓延到江、浙的时候，他的曾祖

父带着家小避难到上海，不久又到了汉口，就在汉口经商。后来又捐了官，到广东、广西去做了几年官，从此就变做半官半商的家庭。从他的祖父以来，就是“读书人”了。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他有许多比他大一二岁或比他小一二岁的叔父们，同住在一个房子里。他最初的教育就是在家塾里受的，完全是旧式

的,那时他四岁。

他的祖父考了乡试六七回,都没有中举;后来也就不去考了。因为他的祖父是乐天的没有积极志愿的人;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替儿孙做马牛。”茅盾的祖母是一个大地主的女儿,保守性很重,也很赞成他丈夫的在家安分守己的主义。

茅盾的父亲却是个喜欢活动的人。父亲小时也是做八股文的,也应过乡试。但是中日战争后中国的“维新运动”却激起了他。从此他就厌恶八股文,自修起“新学”来。他觉得世界将有大变,祖遗的薄产不能守一辈子,他一面学医,一面自修算学到微积分。他读了许多那时候出版的科学书和政治书。所以当茅盾出生的时候,父亲是一个“维新派”,赞成君主立宪政治,也赞成“西学为用,中学为体”。

茅盾八岁的时候,他的家乡新办了新式的小学。于是父亲就命他进那小学。但那时,父亲已经得了骨痲病,睡在床上;这病迁延至三年之久。父亲知道自己的病不能好了,又见于家中(那时负经济责任的,还是茅盾的祖父)人口多(茅盾有很多的叔父和姑母),进款少(只靠着祖传的一份不大的产业),于是他在卧病的三年中天天为他儿子的将来生活打算;他恐怕自己死后他的父母不让那小孙子继续在学校读书(因为茅盾的祖母很不赞成学校),所以他便立了遗嘱,声明他的两个儿子(茅盾和他的弟弟)一定得进学校学习工艺,“因为”,他说,“不久中国要大乱,那时唯有学会了西洋工业技术的人,能够谋生”。父亲又声明:培植儿子们读书的费用不必老祖父担负,因为茅盾的母亲有一份小小的嫁资。茅盾十岁时,他的父亲就死了。

茅盾的母亲是一位颇有名的中医的女儿。她自嫁后就很受她丈夫思想的感化,她赞成她丈夫的一切主张;她自修国文,能够阅读浅近的书报。她自修的方法就从读小说入手(旧小说,如《三国

演义》之类);一直到现在,她还是喜欢读小说,连新小说也喜欢,而且有读新闻纸的习惯。她对于“五四”以后的新思想也都赞成。

十三岁时,茅盾毕业了高等小学。那时他的母亲就打算遵照她丈夫的遗嘱叫这儿子进工业学校,但因不知道有什么工业学校,所以还是叫他进了湖州的中学校。在这学校里一年半,茅盾换到了嘉兴的中学校;那时辛亥革命起来了,学校当局换了人;茅盾和几个同学因为和新来的学校里的学监冲突起来,被开除;所以民国元年他就转进了一个杭州的中学校。在杭州读了一年半,就毕业了。中学校的时代,茅盾对于数学最不行;他知道他父亲遗嘱要他学工业(应用科学),而数学是学工业所必要的,但是他学不好数学;因此在中学毕业后他去考北京大学时,他就考了文科的预科。他的母亲的家教素来是颇为严厉的,但这一件事她亦只好放任。

不过茅盾那时候也相信父亲的主张是对的,所以他对于他的弟弟的能够学好数学很高兴。他的弟弟沈泽民比他小四岁。民国五年,中学毕业,考进了南京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那时茅盾已经中途辍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里当起码的编译员;他离开北京大学的最大原因还是为了经济。因为他的母亲把她所有的钱平分给两个儿子的,说明谁先用完,谁就得自己找事做,茅盾在北京读书三年,已经把自己的一份差不多用完了。

接着是“五四”运动来了。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在南京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受了这运动的掀动。那时他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然而他觉得“河海工程”一点没有意思,他不愿意拿那张快要到手的毕业文凭,他就自己退学了。和他一同退学的,共有三人,其中一个便是后来同在莫斯科受训练的张闻天。退学以后,沈泽民和张闻天在上海住了半年光景;后来就到日本。那时他们维持生活的方法是卖文。那时张闻天研究哲学,沈泽民研究社会科学和文学。他们在日本也只住了一年光景,便又回来了;以后张闻天到美

国去，沈泽民在安徽一个中学里教了半年书。民国十一年，沈泽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就被派赴莫斯科受训练。在莫斯科五年，一九三〇年回国，到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担任政治主任；后来徐向前的红军到四川去了，沈泽民和一部分红军仍留在鄂豫皖边境做游击斗战；大约是民国二十二年冬沈泽民因疟病死于安徽苏区。

从“五四”运动那时起，到一九二五年，茅盾的思想也有个大变动。在学校时，他除了学得中国文字的使用法，以及一些零星的关于中国旧文学的知识而外，什么思想也没有受到。他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本来没有久住的意思，但是他渐渐觉得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图书馆（那是专为编译所职员用的）对于他有点用处。他利用这图书馆了。可是他因为过去的教养关系，并且因为那图书馆里比较完备的还是中国书（所谓经、史、子、集），所以他那时阅读的也无非是中国的文学书之类。直到《新青年》提倡了“文学革命”的时候，茅盾方从《新青年》杂志上知道了许多新的事。他去搜求图书馆里的西文书。但是不见有易卜生，也不见有莫泊桑以及许多俄国作家的书。他又到伊文思书馆去找，也没有。结果还是得到了一册日本东京丸善书店（Maropen Book Co.）的英文文学书目，他方能照着书目买了一些英文的文学书以及北欧作家的英文译本。同时他又喜欢读社会科学的书，也从丸善书店买到了些。他就这样毫无系统的读着一些所谓“新思潮”的英文书。大约是一九一九年时，他开始写点文章投稿。然而那时他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还是一些和“新思潮”完全没有关系的事。他那时“业余”的写作，有关于文学的，也有关于社会运动的，投稿的地方是梁启超、张东荪他们办的《解放与改造》以及迁移到上海来编辑出版而且开始宣传社会主义的《新青年》。他和陈独秀认识是从那时起的。

一九二一年一月，商务印书馆当局把《小说月报》改组，就请茅

盾担任了改组后的第一次编辑主任。《小说月报》以前是封建的旧文言文学的大本营。就在那时，北京方面有许多人——周作人、冰心女士、郑振铎等，发起了《文学研究会》，邀茅盾也加入为发起人之一。以后，《小说月报》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杂志。那时，茅盾因职业的关系和文学更接近了。然而他对于文学的功能，没有明显的主张；他是属于那时所谓“人生的艺术”一派，他主张写实主义的文学，如此而已。但因他那时和陈独秀接近，他的政治倾向是很浓烈的。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三年，他的《小说月报》编辑主任的职务被解除了；原因是出版这个杂志的商务印书馆的当局不赞成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论文攻击封建的旧文学。商务印书馆的当局最初为了大势所趋，不得不将《小说月报》革新，但书馆当局中一部分守旧的人是很反对的，因而他们的“忍耐的限度”只能以登载白话文翻译的近代西洋文学作品及以白话文写的介绍西洋近代文艺及文艺思潮的论文为止，茅盾在一九二二年的《小说月报》上连期发表短评(edito-rials)来攻击到国内的封建思想的文艺，那就大大惹起了商务印书馆当局中的守旧分子的不快，所以一定要将他解职了。但是不编了《小说月报》以后，茅盾仍旧在商务印书馆服务，担任编辑一部新文艺辞典。这部辞典没有编成，茅盾就离开商务印书馆了，这是在一九二五年冬。

那时候，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日在发展，茅盾在上海方面担任了一部分的秘密工作。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国民党的右倾派(西山会议派)开始了国民党的分裂运动后，上海方面就有国民党左派(直接统属于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密党部以及国民党右派的秘密组织。左派的国民党为要一面对孙传芳斗争，一面又要对西山会议派斗争，很感人手的缺乏，于是“跨党分子”的茅盾就在业余时间参加了实际工作。这一年(一九二五年)

冬天，国民党上海党员改选上海市的执行委员，茅盾被选为执行委员之一，同时又被选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一九二六年一月，他到广州出席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他就留在广州，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秘书。那时代理中央宣传部长的是毛泽东。但是上海方面却也本已派定了茅盾的工作，而且还没有人接手，所以上海方面主张茅盾仍回上海工作。后来决定回上海，而广州也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汪精卫被迫出洋，国民党中央党部将有改组；茅盾是目击了三月二十事变然后回上海的。到上海以后，他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宣传部长。不久，他又调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的中央交通局。这是一个完全秘密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春，武汉政府成立，茅盾被派到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教官。旋又兼任汉口《民国日报》的总主笔。这一个报，是湖北省党部（国民党）的机关报，然而被人认为共产党的非正式机关报。但是那时共产党的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很不主张在国民党名义的机关报上宣传共产党的单独政纲的，他主张汉口《民国日报》应当在那时国民党的革命政纲（即联俄，联共，工农政策）的立场上说话，所以汉口《民国日报》的议论并不怎样“赤”。不过当那年（一九二七年）五月后，潜伏在武汉的反动分子一致攻击“工农运动过火”的时候，汉口《民国日报》曾经不断地从事实上证明：并不是工农运动过火，倒是各县各乡镇的土豪劣绅勾结了潜伏在武汉的反动分子在向工农进攻，而工农为自卫计，不得不以武装的力量直接行动，自己拘捕阻碍革命的土劣豪绅，没收他们的财产。茅盾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笔直到“分共”的前夜。七月上旬，共产党已经决定了新的策略，一部分在国民党机关内担任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要抽调到别方面去了，茅盾于此时离开汉口《民国日报》。他是受命派往九江的，预定从九江再往南昌。可是到九江后

他就病了，没有到南昌去，而在南昌举行了“八月一日暴动”的贺龙、叶挺的军队也匆匆向广东方面出发了。茅盾在牯岭养病半月，就秘密地回到上海。从那时起，他和共产党没有了组织关系。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的上海是一个白色恐怖世界。茅盾回到上海后好像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的病是严重的失眠症。他在那时就把武汉时代的革命情形写了《幻灭》、《动摇》，用“茅盾”的笔名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他用“茅盾”这笔名是从那时起的。以后他又把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作题材，写了一部《追求》。这三部长篇小说是接连出来的，被称为他的“三部曲”<sup>\*</sup>。从“三部曲”看来，那时茅盾对于当前的革命形势显然失去了正确的理解；他感到悲观，他消极了。同时他的病也一天一天重起来，他常常连连几夜不能睡眠，而他住在上海又完全是变相的“幽囚”生活，所以在一九二八年秋天他就到日本去养病去了。

他在日本住了两年。只写了一部以“五月卅日上海南京路惨案”为背景的小说《虹》(Rainbow)。他这部小说，本预备从“五四”写到“五卅”以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前夜。但是写到了“五卅惨案”爆发以后，他又病了，就此搁下，没有再写完成。后来他身体好了些的时候，他觉得以前的观点有些不对，他不愿继续那已成的稿子再继续下去，他打算有时间时把这题材重新写一部小说。此外，他在日本时又写了一本小小的《中国神话研究》。

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回到上海。那时上海已经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他回来后就加入了。但是因为病，他并没有担任工作。一九三一年的五月，他担任了左联的书记职务。大约到那年十月，他又因病辞去。以后在一九三三年的春(二月)，他第二次担任左联书记，可是到同年十月，又因病辞去。在病的原因外，他觉得他

---

<sup>\*</sup> 《幻灭》是他的处女作。这三部小说很给了当时文坛以冲动(sensation)。

不适宜于干实际的组织工作（因为那时左联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工作，而书记是负左联全部责任的，所以事务颇为繁重）。在另一方面说来，左联的工作应该是文字工作，但中国左联自始就有一个毛病，即把左联作为“政党”似的办，因此它不能成为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集团；这一点，茅盾在担任书记时是感到的。可是他没有能力把这毛病补救过来。同时他对于左联所领导的刊物常常作文，并参加了编辑事务。

在这里，可以略述中国左翼文学的历史。一九二八年春，出现了一个《太阳》月刊，主持的人是从政治战线上退下来的共产党员。这是共产党第一次注意地要干文化工作。同时，创造社（以前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团体）也出版了《文化批判》等月刊。这两个刊物都是以“普罗文学”号召的。然而他们两方面的论调又并不一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即是忽略了对于封建文学（那时在劳苦大众中很有势力，到现在也还有）的攻击，并且他们的作品也不是工农群众所能懂；他们虽然标榜着“普罗文学”，可是他们影响所能及的，实在只限于小部分的有革命情绪的青年学生。还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即他们不能吸引一些对于现状不满的既成的中间作家到左翼革命文学阵营，却反而取了敌视的态度。他们当时的左倾幼稚病实在很严重，因为他们不理解鲁迅的自来的文学工作对于革命文学的贡献，他们却不断攻击鲁迅，宣布“阿 Q 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时他们也攻击茅盾。这是更不足奇了，因为茅盾在一九二八年到了日本后曾经发表一篇论文，对于他们的“普罗文学”下了个不好的批评。茅盾所批评的，是当时的“普罗文学”内容空虚，浪漫的英雄主义，以及文字的非大众化。然而茅盾虽然对于那时的“普罗文学”作了严厉的批评，他却因此而从“中国神话的研究”里出来，对当前的革命情势，对革命文学在“工农政权的民主革命”一阶段时的作用，从新研究起来了。但是他在日本时此种书本上

的研究只使他觉到了自己在“三部曲”里的悲观思想的不对，尚不能使他对于当前的革命形势有明白正确的认识。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回到上海后，他因为病的关系，不能从事文字工作，但那时上海的革命运动是很热烈的，他一方面常和实际革命工作者有接触，另一方面他因他的过去的大家庭关系和许多在上海经商办工厂的同乡亲戚也有了许多的接触，于是他把现实和他从书本子上得来的知识印证，他得到了较明白正确的认识，而这认识使他再发生新的革命热情。他后来的长篇小说《子夜》就是在这时期怀了孕的。

一九三〇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就是清算过去两年中“普罗文学”运动的错误。所以“联盟”的名字只称“左翼”而不称“普罗”了。当时“联盟”的纲领也注重在“工农政权民主革命”阶段时革命文学的多方面的任务了。那时，由“联盟”领导的公开刊物有《萌芽》、《拓荒者》，等等。然而不久就遭到了封禁。《萌芽》改名《新地》，继续出版，也只得一期就被查禁。同时，五作家被捕被杀，有许多加盟的联盟员都动摇而退缩，后来就完全消极或竟至右倾了。

所以在一九三一年春，左联的阵容已经非常零落。人数从九十多降到十二。公开的刊物完全没有了。但是因为动摇分子投机分子的脱退，左联的内部比较整齐，开始了新阶段的工作。那时最先筹备的，是发行(秘密)机关刊物《前哨》。第一期就是被害五作家的纪念号。左联的策略也不得不新的估定了。联盟员的作品尽可能的在商业性质的刊物上发表(以前这样的行动是被视为妥协，视为右倾的)，并且在各学校组织“自由主义”面目的学生文学团体，纲领上标明是反帝反封建(以前组织学生文学团体时首先宗旨就是“普罗文学”)。机关报从第二期起，改名《文学导报》，每期约二万字，注重于揭露当时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真面目，反封建文学，讨论文学大众化(因为以前的“普罗文学”实在不是用了大众的口语所写的)，……等等。这机关刊物秘密出版，一月两次(但

因印刷上的困难,常常延期),直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海战争发生,方才停止。这机关报的编辑是鲁迅,冯雪峰,茅盾。

一九三一年下半年,由左联领导发动了公开月刊《北斗》,由丁玲主编。《北斗》是预定扩大左翼文学的运动,号召凡属反帝反封建的作家都来参加。这刊物出了五六期,很受青年欢迎,在当时颇有影响。一九三二年四月,《北斗》被禁,于是再发动一个新的刊物《文学月报》。这是继续《北斗》的。但到了那年年底,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那时候,左联积极干“工农通讯员运动”的工作。这本是在一九三〇年时就有了计划的,但正式干起来,却是一九三二年。以后在一九三三年,这项工作曾经达到了最发展的一时期。从一九三二年起,左联因为种种困难,不能发行机关刊物,但那时联盟员向外活动的范围却扩大了。主要的商业性的刊物上以及报纸的附刊上都有他们的作品发表。鲁迅曾用种种的化名在《自由谈》上(《申报》的文艺性附刊)发表文章攻击一切的反动思想。在这《自由谈》上,茅盾以及别的左翼作家也都常常化名投稿。

从一九三二年起,左联内增加了许多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在各种商业性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的题材有上海战争,农村破产,苏维埃区域的生活,——但最缺少者是都市的产业工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与黄色工会的斗争,罢工等等。同时亘全中国也产生了不少的左倾青年作家。

一九三四——三五年,在复古运动和林语堂派的“逃避现实”的幽默文学盛行的当儿,左联的分子用散兵线曾经作了顽强的斗争。同时,因为右倾势力的猖獗,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掠的加深,因为中国统治阶级的步步屈服,因为中国经济危机的深刻化,亘全中国的“自由思想”的作家们也一天一天在左倾;他们对于复古运动,对于“避逃现实”的幽默文学,都有过严正的批评。所以中国的左翼文学至此又临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左联的关门主义的“政

党”式的组织应该被扬弃，应该在更广大的基础上建立起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

《子夜》是茅盾所写最长的作品，也是最近的作品。这是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出版的。如上文所已述，他起意要写这部小说还在一九三〇年他刚从日本回到上海来以后。一九三四年二月，南京政府查禁了二百多种左倾书籍，这《子夜》也在内。但后来因为各书店的抗议，南京政府重行“查审”，命令书店将《子夜》的第四章和第十五章全行删去，始准继续发售。所以在中国的《子夜》是不全本。

茅盾在写了《子夜》以后还没有发表长篇小说，这三年来他只写了许多短评、书评，和短篇小说，以及各方面生活的 Sketch，——那都是短短的。最近他又有写一个长篇小说的计划。

他已出版的作品为《幻灭》、《动摇》、《追求》、《虹》、《三人行》、《子夜》(皆长篇小说)、《茅盾短篇小说集》，——以上皆开明书店出版；《泡沫》(短篇小说集)，生活书店出版；杂文有《话匣子》(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茅盾散文集》(天马书店出版)，《速写与随笔》(开明书店出版)；又有《欧洲大战与文学》则为一九二五年的作品，是一篇叙述战前战后世界文学趋势的长论文(开明书店出版)。



浙江人

茅盾是筆名。他的真姓名是沈(姓)雁冰(名)。他是一八九六年七月生的。他的祖先，

本為農民，「太平天國」起義的時候，指王御鎮上石中商人，「太平天國」的戰爭蔓延到

時候，他的曾祖父帶著家小避難到上海，不久到了江浦，就遷居江浦。後來又開

官，到廣東，廣東也做了幾年官，從此就遷到寧波的鎮海。他的祖父的末，就是「讀書人」

了。他出生的時候，他的家庭是一個大家庭。他有許多比他大一二歲或比他小一二歲的叔父們，同住

一十房子裡。他最初的教員就是在家塾裡學的，完全是舊式的，那時他四歲。

他的祖父考廬了一試上七回，都沒有中舉，後來也就不考了。因為他的祖父是舉天，沒有

積極志願的人；他家，說的一句話是「兒孫自有兒孫福，不替兒孫做牛馬」。茅盾的祖母是一個大

地土的女兒，保守性很重，她繼續成她丈夫的王家安分守己的主義。

茅盾的父親是一個喜歡法政的人。父親也是不時做一做文的，也在過刑試。但是中日戰

事與中國的「維新運動」印激起，他。從此他就厭惡八股文，自許起「新」卡。他寬厚而學

持有大變，祖產的遺產不叫守一輩子，他一面學醫，一面自修算學，到微積分。他過了許久

那時候出版的科學書和叢書。所以自茅盾出生的時候，父親是一個「維新派」，變成王上志政

派，也變成「西學」用，中學在作。

茅盾八歲的時候，他的家那外中，升成的小學。於是父親死命他送那小學。但那時，父親

已患了骨癆病，睡在床上，生病連延出三年之久。父親知道自己的病不列了，又見他家

中（那時在任商責任的，是茅盾的祖父）人口多，（茅盾有幾子的叔父和姑母，這數目，茅盾

祖母的一份不大的產業），於是他就外出病的三年中大為他定下的付未生任行，他恐怕自己死

後他的父母不讓那十孩子進家學讀書，（因為茅盾的祖世不替成學校，所以他就上了

沈雁冰作《茅盾小傳》手稿